



飞过城市的野鸽

FEIGUOCHENGSHIDIEYEGE

冰心儿童文学奖
三次获奖作家

高巧林 作品精选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飞过城市的野鸽

✦ FEIGUOCHENGSHIDIBEYEGE ✦

主编：徐鲁 眉睫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过城市的野鸽 / 高巧林著. -- 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6.6

(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305-16646-4

I. ①飞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8023 号

出版发行 / 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/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/ 210093

出 版 人 / 金鑫荣 丛书策划 / 石 磊

项目统筹 / 游安良 丛书主编 / 徐 鲁 眉 睫

丛 书 名 / 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

书 名 / 飞过城市的野鸽

著 者 / 高巧林

责任编辑 / 于李丽 宋冬昱 编辑热线 / 025-83597572

特约编辑 / 方丽华 责任校对 / 谈 悠

装帧设计 / Chloe 封面插画 / 郑 天 内芯插画 / 朱 冰

印 刷 / 合肥添彩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00×1000 1/16

印 张 / 17 字 数 / 168 千字

版 次 /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978-7-305-16646-4

定 价 / 25.00 元

网 址 /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官方微博 /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
官方微信 / njupress

销售咨询热线 / 025-83594756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★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变色泪	1
一百粒谷子	7
鬼丫头和她的稻田	17
催奶	33
高家老场上的露天电影	53
扯眼裁缝	73
长辫子老师	91
大姑姑家的“进屋酒”	99
深秋果园里的一曲离歌	115

飞过城市的野鸽 125

最后的心愿 145

空犁 159

驼公公 175

白弟 219

变色泪

妈妈身上最迷人的，莫过于她的眼睛。我做女儿的都快长成她一般高了，然而，她那双丹凤眼依旧有着非凡的魅力。睁有神采，闭有逸致，半睁半闭更具无法言尽的意蕴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一泓充沛的泪泉。村里的大人们都知道，妈妈姑娘时是文艺宣传队里的女主角，一扮悲剧角色就流泪，大有未成曲调先落泪的演技。

周围的几个同学都羡慕我的眼睛，同妈妈的眼睛貌如神似。这是真话，无论是从照片上还是镜子里，我都相信这一点。我由衷感谢母体的遗传！

可是，不久前奶奶死了，妈妈流在奶奶亡灵畔的泪水，使我陡然心灰，飘然欲仙的荣耀变成了痛心疾首的耻辱感！

我端着一碗米粥，走下楼梯，来到小草屋里奶奶的病榻前。这几天奶奶生病，妈妈熟视无睹，我却心疼死了。此刻，我正叫

唤奶奶，但只有草屋的幽暗和寂静；我连唤几声奶奶，心里滋生出一种不吉之兆。果然，伸手掀开病榻上的被角时，奶奶再也不能应答了，灰白而安详的脸庞上，灰唇微开，凹目未眠。“啪——”我脚下溅起残零的瓷片和粥浆。“妈妈——奶奶她……”我猛醒过来，向楼上的妈妈哭叫！

妈妈来了，但神情举止平静如故。爸爸正外出，姑母嫁得老远。阴森哀婉的草屋里，响起我悲伤的哭泣。

“丽丽，先别哭。等一会亲亲眷眷就来，要特别留心这里的東西。”妈妈一边说，一边翻遍整个草屋，检点着一凳一桌，一碟一筷。我怎么也无法理解妈妈的心：平时无端也流三把泪，此刻眼看着突然病逝的奶奶，反而干涸了泪泉？这还不够，还摆出一副对待活着的奶奶时常有的架式，凶相赫赫、言语啧啧：老不死，亏你有一间破屋才没住露天……

“丽丽，给我垫个凳子。”妈妈气呼呼地爬到悬搁着的一只老式木板箱边。这黑不溜秋的老箱是奶奶神秘的“宝物”，多少年来，我们谁也没见开启过，始终让“铁将军”守得严严实实。记得奶奶曾对我说过一句悄悄话：“奶奶闭了眼才可打开。”

“嘎——”木箱打开了。妈妈突然惊喜万分，“丽丽，你来看。”揭开一方白布，只见里面放满了老衣寿品：灰底白花图案的绸缎寿衣，素白的棉纱布封兜，黑丝绒嵌珠的包头箍，翘趾头插花寿鞋，还有一大束孝服孝带、锡箔纸钱，林林总总，应有尽有。

我瞥见妈妈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，流下两颗红泪^①珠。

爸爸正巧回家了。得知奶奶病逝，极是悲哀，刚毅的脸膛上挂了泪。但毕竟是男子汉的胸怀，马上拭干泪水，叫来了一帮同属，忙着收拾客堂，预备设灵堂。

“美玉，快一点吧。”爸爸已经不止一次催促。可是，妈妈仍然在房中的梳妆镜前翻手侧脸地抹油扎髻，倒像个躲在后台化妆的演员。可不，用不了多久，奶奶的灵堂里将聚来儿女子孙，门前的场地上也将挤满“看丧”的人群。

爸爸和几位堂叔从草屋里抬出奶奶的遗体。我默默地肃立着，妈妈又在掇拾盆罐缸钵之类。不知谁喊了声：“唉，太不懂事了，展尸时听不到哭声，鬼魂是不走的！”

于是，妈妈挤身上来，呜呜地哭了。但没有任何表情，像是出钱雇来的哭丧妇；那双泪眼，简直连睨一下奶奶也格外吝惜。

我看清了，妈妈流的是白泪^②！

昏黄的油盏灯下，奶奶身盖白布封兜，脚套藤斗，静静地躺在灵堂里。周身半跪着嚎嚎哭丧的妇女们。妈妈以媳妇的身份，披纱戴孝，在奶奶脸一侧哭泣。

场上站满了看丧的人们（女性居多），这是村里的一种风俗。

①红泪——这里的“红”，权且拟作喜悦的色彩。

②白泪——“白”本是一种色彩，而我却把它看成枉然。

她们能从形形色色、各具表情的哭声中，阅读死者生平，陪上几滴泪水；窥视生者良心，或褒或贬，足够聊它个三天三夜，借鉴哭丧之经，以备……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，素有能人之称的妈妈拉开清甜的嗓子，哭得缠绵委婉，抑扬顿挫，而情亦浓郁，似乎比古代孔夫子在泰山脚下闻见的泣妇还要悲伤；比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长城还要凄厉。手指间的一方柔软的绢帕，不时拭着那双红润润的泪眼，随着俯仰有致的身影，划出一道道凝重而温良的弧线……

“姆妈呵，你是善良勤俭的好大人！”

“姆妈呵，想不到你匆匆离去头不回。”

“姆妈呵，可曾听到你愚媳哭天哭地觅亲人？”

“姆妈呵，……”

我伏在永不能开口的奶奶身边，痛哭着。蒙眬的泪帘里映出一个颠倒变异的怪影，内心厌恶极了——妈妈不迭的咒语恍若还在耳边萦绕：“老不死，活了七十还嫌少吗？”

只有灵堂外的人群，看得五体投地，听得哀肠翻腾。

大嫂大婶们，你们难道看不清我妈妈流的是灰泪^①？

“亲娘哪——你的不孝之女才来呐！”一阵恸哭，声震一堂。

①灰泪——童话中的大灰狼，老是假装羊妈妈。因之，“灰”色是用虚假调成的。

我姑母从外地赶来了。顿时，哭灵被推向了高潮。

“亲娘哪，你好命苦……”姑母哭开了。

妈妈做贼心虚，以为姑母将在众人面前揭她的短了。比如，去年我家造了新楼房，奶奶住在楼下间，但妈妈整日指桑骂槐，硬是把奶奶赶到了草屋里。姑母得知后，同妈妈吵了一场。此刻，妈妈来了个先发制人：

“姆妈呵，有良心人去天边，只好让无用媳妇伴你到老度光阴。”

姑母的哭声也随之带了刺儿：

“亲娘哪，你是枯庙旗杆孤零零，风残雨猛更难挨！”

灵堂里以哭代骂，泪作枪剑；灵堂外群情震惊，拭目以待。

按照丧事习俗，开始给火葬前的奶奶穿寿衣、端鬼饭、烧纸钱。

“姆妈呵，请你穿戴暖和吃个饱，再带几文雪花银。”妈妈哭着、做着。

“亲娘哪，你活着时衣食寒酸住草屋，死了空有满堂福！”姑母针锋相对，且也是事实。上回，我家宰了一只大鹅，煮得喷香，我说让奶奶尝尝，妈妈却直翻白眼。后来，还是我偷偷地把一块鹅腿肉藏在饭碗底中，去敬给奶奶的。

“砰——”妈妈突然举起一只赭砂罐头，在阶檐石上砸得粉碎。

我的心乱蹦乱跳起来，只见妈妈现出了全部的凶暴，哭骂着：“嫁出女儿泼出水，不容你无赖上我们庭闹鬼魂！”

我只觉得灵堂里有一团黑色的火焰在燃烧、喷发！

幸亏，几位同属大婶把妈妈劝出灵堂。

我真想把妈妈的泪水看个透：红的、白的、灰的、黑的^①……

①黑泪——“黑色”是凶残可怕的象征。

一百粒谷子

那时，祖国刚度过饥荒岁月，我和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走进村小学的校门。只是，我们的模样实在令人怜悯又无奈：一个个面黄肌瘦如大病初愈，甚至，走起路来也是摇晃不定的；让饥馑折磨得迟钝木讷的小脑袋，除了敏感于充饥之物，简直是空乏无知，混沌不堪……

第一次上课，老师教我们读数。可叹，竟然很少有人能准确流利地数出一双手有几个指头。

老师惊讶与怅惘之际，唯独我，镇定自若地站起来，定了定神，然后，骄傲地张开小嘴巴，一口气从“1”念到“100”。

教室里静极了！

无疑，此时此境的我，似乎是一位灵气十足的神童！

下课后，老师把我叫到一边，问我，谁教的？

我一脸尴尬，无言以对。

其实呢，那个泡着泪水的故事又在搅疼我鸿蒙初开的心灵——

那年秋天，生产队里开始收割稀稀落落的稻谷。饿得头晕目眩的男女老少犹如雪地中的饿鸟，简直见不得谷子。有的闯进尚未收尽的稻田，来一番明抢暗盗；有的奔往正在脱粒的谷场，泼皮无赖似的把谷子往衣兜或者鞋肚里藏；有的偷偷地躲在稻垛下，把露在外边的稻穗捋得精光……

夜间，得了谷子的人们就各自悄悄地藏在家里，凑着微弱而昏暗的油灯，把一小把谷子放在两块一上一下对合着的青砖中间，然后，使出手劲，咔吱咔吱地磨动上边的那块砖。稍后，揭开上边的砖，一看，包在谷子上的黄壳（苍糠）——脱落了，而静静地躺在下边那块砖上的，是一粒粒清香幽幽的白米。

傻子也知道，有了白米就可以煮饭熬粥，就可以充饥解馋，就可以暂且活下来。

可是良心不允，村长也在大发雷霆：“该死的，你们把谷子偷回了家，还拿什么交公粮？公家的食堂还要不要办？”

村长骂毕，领着几位生产队长，挨家挨户查看。如果发现哪家有谷子藏着，一是悉数没收，二是停止供给食堂伙食三天。

一时间，凡偷过谷子的人们吓得胆战心惊。

我爸爸是第二生产队队长，自然要管好集体的谷子。

一天晚上，爸爸背着被褥席子，亲自去生产队打谷场上守夜。我好奇，闹着要跟爸爸一起去守夜。爸爸想了想，答应了我的请求。

打谷场上寒风冽冽，星光黯淡，土丘一般堆放在打谷场中央的谷子隐现着黑乎乎的影子。

爸爸摸着黑，在稻草垛一边摊了一张“柴地铺”，身边放着一根米把长、碗口粗的木棍。

我的心里一下生出害怕来。

随后，我和爸爸一起，钻进悉悉作响的“柴地铺”。

被窝里，我颤抖着，不敢睁眼看一下黑影黝黝的打谷场，而是憋着气，任凭一阵阵寒冷的夜风幽幽地吹拂我的头发，任凭一缕缕湿润润、凉瑟瑟的空气钻进我的鼻孔。

记不得夜有多深了。睡梦中的我，突然被爸爸惊醒。

爸爸赤着臂，霍地耸起身，手中的木棍挥得呜啦啦响。

我还来不及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打谷场上已经传来“砰”的一声棍击，还伴着那个女人的惨号：“是我呀！”

我听得浑身起了寒疹。但，不为可怕的木棍声，而是那一声女人的惨号——啊，那耳熟的嗓音不就是我的妈妈吗？！

我披上外衣，拖着抖得发软的腿，挪步到打谷场上。透过星光一看，妈妈正瘫倒在谷堆旁，一声声地叫疼。

我猛地一怔，然后紧紧地搂住爸爸。

爸爸太绝情，又将砸第二棍。

妈妈突然起身，急促着呼叫：“孩子爸，我是替你送棉衣来的！”

“啪——”木棍落地。

爸爸俯身下去，接过妈妈怀中的棉衣，然后，木头一般默立在凝重的夜色里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眨巴着慵懒而惶恐的双眼回到家里。一看，妈妈的举动又让我猛地一怔——妈妈挂着青一块紫一块的脸，神情忧郁地坐在灶边的小木凳上。慢慢地脱下两只鞋子，将鞋子翻转，一下一下地拍。随即，一粒粒金子般扎眼的谷子从鞋里簌簌地落在地上……

“妈，这些谷子是从哪来的？”我惶惑着，问。

“是昨晚去打谷场时踢进去的。”妈妈说。

“妈，你不能……”我摆出很懂事的样子，大声说。

“你说得对，请你把这些谷子送回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去。”妈妈一边把一粒粒谷子放进一只白瓷小碗里，一边带着淡淡的笑吩咐我。

我二话没说，捧着白瓷小碗往打谷场走。

可是走至半路，看看没有旁人时，我那填满了饥饿感的小脑袋里突然生出一个邪念：如果我把白瓷小碗里的这些谷子藏起来，待冬天生铜脚炉时爆米花，不是真好吗？试想，一粒粒黄澄澄的谷子，放在盛满烫柴灰的铜脚炉中，不一会儿，谷子们准会“叭、叭、叭”地跳动着爆开，又白又香的米花脱壳而出，多美！

那天，爸爸和另外两位大人摇船去镇上交公粮，妈妈忍着伤痛，带上我去田头干活。

太阳底下，生产队里的男女劳力聚在一方地里干活。才干了一会儿，他们又饿得慌了。实在熬不住时，就丢下活儿，去四下里找填肚物。有的扛了小网兜，去河浜边捉虾米（虾米肉质细腻白嫩，趁活塞进嘴里就能吃；再说，应验着“虾荒蟹乱”这句俗话，眼下河浜里的虾米可真不少）；有的爬向高岸坡拔茅草根（那东西如同细小的芦根，放进嘴里一嚼，便可尝美滋滋的“甜水”）；有的实在找不到什么，只得趴在河岸边，咕嘟咕嘟地喝生水，硬是让瘪塌塌的肚皮鼓起来……

直到食堂人员送来一木桶拳头般大、煮得喷香酥烂的青头萝卜，男人女人们才呼啦啦跑回来，把注意力集中到青头萝卜上。

我永记不忘，妈妈一如既往地奉献着母爱——把一个按劳动力分得的大个头青头萝卜悄悄地递给了我。

我狼吞虎咽，三下五下就把大个头青头萝卜吃完了。然后，我犯晕了，继续缠着妈妈要青头萝卜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妈妈摊着空空如也的双手，哄我，瞪我，骂我。可是没用，我依然任性地哭闹着，甚至还扬起野蛮的脚，一下一下地往妈妈身上踢。

当我哭闹着在烂泥地里打滚时，妈妈忍不住了，挥起手掌，狠狠地揍我的屁股！

我不知哪来的馊主意，放开撕破的嗓门，冲着妈妈骂：“你偷了生产队里的谷子——”

竟然，我那骂声的威力一点也不亚于晴天霹雳！

男男女女惊呆了，尔后，是你一声我一语的议论——

“哇，真有这回事？！”

“队长太太也干这种事？”

“看来，生产队长家的人也是‘猢猻戴帽子——像煞人！’”

……

妈妈犹如被巨大的雷电击中了，愣着煞白的脸蛋，瞪着哀怨的眼珠，一动不动地站在田埂边，可怕的样子胜过王家宅上的疯女人。好一会儿，妈妈才抖抖索索地翕动两片干裂的嘴唇，咬着牙，说：“小死鬼晕了头！”骂毕，身子一晃，枯竹似的倒在田埂上，嘴角边溢出一团白沫。

太阳落山时，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影一步步地走回家。谁料，村长正带着一拨人在我家里搜谷子。

俗话说：“真金不怕火来烧。”

妈妈射出火辣辣的目光，一言不发，任凭村长他们查遍我家的角角落落、坛坛罐罐。

“还装蒜，这是什么？”村长搜到了一只盛放着谷子的白瓷小碗。

妈妈傻了眼，然后，急着上前去解释。